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插图本今古奇闻 (清) 东壁山房主人编著 济南:  
齐鲁书社, 1995  
(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)  
陈星苑-缘慧-员源-载

I 图插 Ⅱ 图东 Ⅲ 图话本小说—作品集—  
中国—清代 IV 图图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5) 第 000000 号

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

插图本今古奇闻

(清) 东壁山房主人 编著

郝 字 繁 校点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电话 邮编 100000)

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陈星苑-缘慧-员源-载

运通 定价 1.00 元

# 出版说明

中国古典小说,从先秦文言“残丛小语”到明清白话章回长篇,数千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。举凡文学史上的上古神话、魏晋清谈、寓言笑林、志怪传奇、话本演义……说部文学异彩纷呈,各领风骚,并以其他文学品类无可比拟的通俗性和可读性,得到大众的普遍认知和广泛传播,从而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宝库,成为大众历史文化知识的通俗载体,因而各类古典小说能够常出常新。

绘图绣像,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艺术,它具有为故事情节画龙点睛、解读意境、娱目醒心的妙用。自明清以来蔚成风气。明清是古代版画艺术和白话、传奇小说的共同兴盛繁荣时期,各种风格流派的绣像小说广为刊行,百花竞艳,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文学遗产。

在读图成为审美时尚的今天,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审美鉴赏情趣,充分发掘利用这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,使古老的中国古典小说绣像插图艺术焕发异彩,为开拓出版锦上添花,我们特意推出《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》,选取明清精刊版刻或石印本绘图绣像小说,整理出版,企盼它能为今天的文化古籍出版带来勃勃生机。

本书系的编选出版,希望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关注支持,欢迎为我们推荐好的古代图文刊本。不当之处,敬请批评指正。

齐鲁书社

2008年 8月 第1版

# 序

稗史之行于天下者，不知几何矣。选作诙奇诡谲之词，或为艳丽淫邪之说，其事未必尽真，其言未必尽雅。方展卷时，非不惊魂眩魄，然人心入于正难，入于邪易，虽其中亦有一二规戒语言，正如长卿作赋，劝百而讽一。流弊所及，每使少年英俊之才，非慕其豪放，即迷于艳情。人心风俗之坏，未必不由于此，可胜叹哉。选若因果报应，诸书亦足以劝人行善，其如忠言逆耳人所厌闻，不以为释老之异教，即以为经生之常谈，读未数行，卷而弃之，又何益欤。选

寅昔年借书画糊口，浮海游日本国，搜罗古书中，偶得《今古奇闻新编》若干卷。暇日手披目览，觉其间可惊、可愕、可敬、可慕之事，千态万状，如蛟龙交化，不可测识。能使悲者痛哭流涕，喜者眉飞色舞，无一迂拘尘腐烂调，且处处引人入于忠孝节义之路，既可醒世警人，又可以惩恶劝善，嬉笑怒骂皆属文章，而因果报应之理，亦隐于惊魂眩魄之中，俾阅者一新耳目。置诸案头为左右铭，于人心风俗两端不无有补焉。故不惜所得笔资，急付梓人刻成，刷印出书，以公同好。唯望诸君子曲谅婆心，勿以稗史小说而忽之也。选

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夏四月  
上浣，东壁山房主人王寅治  
梅甫，识于春申江上。

序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出版说明 .....           | 员 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员 |
| 卷 一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.....   | 员 |
| 卷 二 刘小官雌雄兄弟 .....    | 员 |
| 卷 三 许武善能孝友于兄弟 .....  | 员 |
| 卷 四 吴保安酬知己忘家 .....   | 员 |
| 卷 五 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 .....  | 员 |
| 卷 六 陈多寿生死夫妻 .....    | 员 |
| 卷 七 曾公子仗义救人终遇救 ..... | 员 |
| 卷 八 张贞妇含冤激动公愤 .....  | 员 |
| 卷 九 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 ..... | 员 |
| 卷 十 梅屿恨迹 .....       | 员 |
| 卷十一 谋葬地欺心上干天怒 .....  | 员 |
| 卷十二 士无行贪财甘居下贱 .....  | 员 |
| 卷十三 胡君忘恩负义遭阴谴 .....  | 员 |
| 卷十四 刘孀妹得良遇奇缘 .....   | 员 |
| 卷十五 封氏女失节活全家 .....   | 员 |
| 卷十六 李福达终难逃国法 .....   | 员 |
| 卷十七 能吏为民招假婿成真 .....  | 员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卷 十 八      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.....   | 吳園 |
| 卷 十 九      | 曹孝子感异梦获亲骸 .....  | 圓環 |
| 卷 二 十      | 唐淑女聘妹为姑续宗祀 ..... | 圓源 |
| 卷二十一       | 穷秀才岁暮解囊阴积德 ..... | 圓源 |
| 卷二十二       | 林蕊香行权计全节 .....   | 圓緣 |
| 校点后记 ..... |                  | 圓愿 |

# 卷一

##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，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，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晖，唇如朱涂，一个脸儿恰象羊脂白玉碾成的，哪里有什么



裴楷，哪里有什么王衍，这个杨元礼便真正是神清气爽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看古书簿叶，一只手不住的翻，吸力豁刺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看，逐行逐句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磨着墨，蘸着笔尖，嗖嗖声簌簌声直挥到底，好象猛雨般洒满一纸，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；  
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



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庠。次年，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，丁忧六载。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叹道世无识者，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哪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，气忿的说话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

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，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名士济字于舟，一个姓王名元晖字景照，一个姓张名显字弼伯，一个姓韩名蕃锡字庚侯，一个姓蒋名义字礼生，一个姓刘名善字取之。六人里头只有刘、蒋二人家私凉薄些儿，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，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，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才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齐整。怎见得？

轻眉俊眼，绣腿花拳。风笠飘飘，雨衣鲜灿。玉勒马，一声嘶破柳堤烟；碧帷车，数武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，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尤是出路的人，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，一举一动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兖州府码头上，各人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疲软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哪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

行到江南府荣县地方，相近离城尚有七八十里，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：

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。磬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螭头高拱，上逼层霄。鸱吻分张，下临无地。颤巍巍，恍是云中双阙。晃灿灿，犹如海外五城。

寺门上有金字牌匾，名曰“宝华禅寺”。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。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。但见稠荫夹道，曲径迂回，旁边多少旧碑七横八竖。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

正看之间，有小和尚急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，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，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，便鞠躬迎进，逐一见礼看坐，问了某姓某处。小和尚捧出一盘茶来吃了，那几个随即问道师傅法号，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，有何尊干，至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进京会试的。在此经过，见寺宇整齐，随喜进来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。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，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，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个个鲜衣大帽。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们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地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‘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’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若不弃嫌，过了



一宿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选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要应承过宿。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，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，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算来，约有四十多人，哪怕这几个乡村和尚，逆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押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，还该赶去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，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，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色已晚，赶不到村店，此去途中尚有可虑，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，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头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，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逆此去十来里有黄泥坝，歹人极多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，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早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选元礼被众人牵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，况且跟随的人见寺里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，向主人道：“押这师傅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，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宰鸡杀鹅、烹鱼烹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哪里买得凑齐，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件件色鸡鹅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

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，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，下边列着一个陪席，共是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，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弢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傅这里可有色盆芽和尚道：“有，有，逆连唤道人取出色盆。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于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掷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掷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干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麴中，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做来，颜色浓酽，好象琥珀一般，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疲软。这几个会试的，路上吃惯了歪酒，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。这晚吃了恁般浓酽，加倍放出意兴来，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

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、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烂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，暗道这所在哪得恁般好酒，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，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路途上或者感些寒气，必要多吃热酒，才可解散，如何倒不用酒，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的。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，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大杯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决不饮。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傅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，心上道：“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。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礼道：“实是吃不下了。多谢厚情，选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”

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，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埋头便睡，鼾鼾鼻息响声如雷。这些手下人，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酸脚软，做了一堆瘫倒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，却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，间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在房里，去吃了不得昏迷。

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恐酒力一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地步到卧房门首。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。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，不难了当。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进得内房。这叫做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推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般酒透的人，匹里扑六的，好象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，其实堪伤。

却说那杨元礼，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，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辗转不能安寝，侧耳听着外边。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，暗道：“这

些和尚，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，不然也要收拾家伙，为何寂然无声？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哎哟，又有和尚口声，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选了贼僧计选也隐隐地闻得脚步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哪里推得醒？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，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，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颤，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，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，却是硬泥荒地，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黑，阴风淅淅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一个湾角儿，却见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“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熄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黑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来求妈妈方便，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姬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，决难从命。”元礼暗道，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：“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。会试来此，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，不想他就起狼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”老姬道：“哎哟！遇弥陀佛，不信有这样事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老姬睁睛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，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，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。自古道：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’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在此桌儿上，假寐片时。一待天明，即当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，那个门没事，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

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‘贵人上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’我老身有一个娘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，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逃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，有小女奉陪。老身暂去就来。女儿过来见了相公，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，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如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！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侧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！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”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居住的房屋，是哪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，是哪个的本钱？”元礼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，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！”女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叫做张小乙。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。这一所草房，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，幸不在家。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‘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’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哪里真个去买酒？逃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，你终须一死。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，放你逃脱此难。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厉害，他回来家不见了你，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！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责罚。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，你快把绳

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，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，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，被我叫喊不过，也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，取银一锭，与元礼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给我家的本钱。若母亲问起，我自有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欲受，思量前路盘缠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。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便向女子道：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。后日娶你，决不虚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年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莩，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，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。请君日后，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问言已毕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散，好象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，单提那老姬打头，川僧觉空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勃勃一直赶到老姬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渐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姬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，只见女子被缚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，为何倒缚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。道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，又转身进来，要借盘缠。我回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甚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姬闻言，好象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，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！竟借师傅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！”

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功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，又不知东西南北哪一条路去了。走了一阵，只得叹口气，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且把杀死重尸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多是铜钱在内，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道人等，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姬，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，依旧所借。

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个地方，气力都尽，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又走，已到荣县。刚待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老侄：“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恭喜，送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那老叟你道是谁，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经由河间府，到往山东，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置穷途，撞见了自家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由，与老姬家脱身的缘故，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唬，挽着手拖到饭店上，吃了饭，就把身边随从的阿三，送与元礼伏侍，又借给他白银一百二三十两，又替他呼了骡轿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，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。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以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珽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，亲提合寺僧人到县。即将为首僧人悟石、觉空二人，极刑鞫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由。押赴后园起尸相验，随将众僧拘禁，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旁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题。

却说那老姬，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，女子心中暗道：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我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姬道：“押老身亡夫，其实姓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姬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。我侄儿杨延和中了举人，在此路过，往京会试，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，忽起狼心，谋害同年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。侄儿幸脱此难，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，因此托了老夫，到此说亲。”老姬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，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

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，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，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，你切不可怀恨他。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，到扬州地方赁房居住。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姬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姬匍伏而前，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，生出儿子，又中辛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。这叫做夫妻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春闱赴选遇强徒，解厄全凭女丈夫。

凡事必须留后着，他年方不悔当初。

## 卷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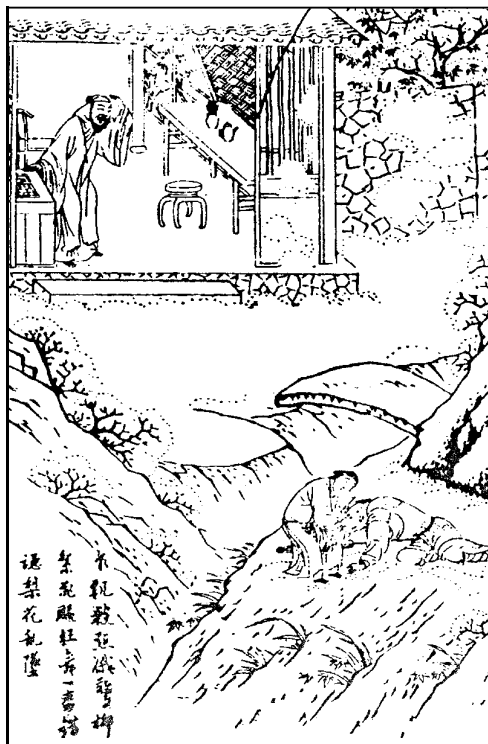
### 刘小官雌雄兄弟

卷二

刘小官雌雄兄弟

这话本出在明朝宣德年间，有一老者，姓刘名德，家住河西务镇上。这镇在运河之旁，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，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，舟楫聚泊，如蝼蚁一般，车音马迹，日夜络绎不绝。土有居民数百

余家，边河为市，好不富庶。那刘德夫妇两口，年纪六十有余，并无弟兄子女，自己有几间房屋，数十亩田地，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儿。刘公平昔好善，极肯周济人的缓急。凡来吃酒的，偶然身边银钱缺少，他也不十分计较，或有人多把与他，他便够了自己价钱，余下的定然退还，分毫不肯苟取。有晓得的问道：“这人错与你的，落得将来受用。如何反把来退还？”刘公说：“我身没有子嗣，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，所以今世罚做个无祀之鬼。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





事逃然命里不该时，错得一分到手，或是变出些事端，或是染患些疾病，反用去几钱，却不倒折便宜。不若退还了，何等安逸逃因他做人公平，一镇的人，无不敬服，都称为刘长者。

一日，正值隆冬天气，朔风凛冽，彤云密布，降下一天大雪。原来那雪：

能穿帷幙，善度帘栊。乍飘数点，俄惊柳絮飞扬；狂舞一番，错认梨花乱坠。声从竹叶传来，香自梅梢递至。塞外征人穿冻甲，山中隐士拥寒衾。王孙绮席倒金樽，美女红垆添兽炭。

刘公因天气寒冷，暖起一壶热酒。夫妻两个，向火对饮。吃了一回，起身走到门首看雪。只见远远一人，背着包裹，同个小厮，迎风冒雪而来。看看至近，那人扑的一跤，跌在雪里挣扎不起。小厮便向前去搀扶，年小力微，两个一拖，反向下边跌去，都滚做一个肉饺子。爬了好一回，方才得起。刘公擦摩老眼看时，却是六十来岁的老儿，行缠绞脚八搭麻鞋，身上衣服甚是褴褛。这小厮倒也生得清秀，脚下穿一双小布襦靴。那老儿把身上的雪儿抖净，向小厮道：“儿选风雪甚大，身上寒冷，行走不动。这里有酒在此，且买一壶来，荡荡寒再行。”便走入店来，向一副座头坐下，把包裹放在桌上，小厮坐于旁边。

刘公去暖一壶热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两碟小菜，两副杯箸，做一盘儿，托过来摆在桌上。小厮捧过壶来，斟上一杯，双手递与父亲，然后筛与自己。刘公见他年幼有些礼数，便问道押这位是令郎么芽那老儿道：“正是小犬选刘公道押今年几岁了芽答道：“乳名申儿，十二岁了。”又问道：“客官尊姓却是往哪里去的，恁般风雪中行走芽那老儿答道：“老汉方勇，是京师龙虎卫军士，原籍山东济宁。今要回去讨军装盘缠，不想下起雪来。”问主人家尊姓，刘公道：“在下姓刘，招牌上近河便是贱号。”又道：“济宁离此尚远，如何不寻个脚力，却受这般辛苦芽答道：“老汉是个穷军，哪里雇得起脚力选只得慢慢地捱去罢了。”刘公举目看时，只见他单把小菜按酒，那盘牛肉全然不动，问道：“长官父子，想都是奉斋么芽答道：“我们当军的人，吃什么斋。”刘公道：“既不奉斋，如何不吃些肉儿芽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身边盘缠短少，吃小菜饭儿，还恐走不到家。若用了这大菜，便去了几日的口粮，